

獐

園

繪園自叙

錢子虞之賤公子也。儀古人十一
人十九能家貧口吃如馬鄉而不能着犢
鼻視與保傭雜作滌器市中能見一世龍
門李司隸如聶季室而不能坐砌下牛衣
稱國士能任達不拘耽酒浮虛如阮仲容
而不能大盃盛酒圓坐相向直接群豕米
共飲能文章諧謔語言不訥如陳暄而不

能俳優自居為南朝狎客又能失財敗事
如陰子春而終不能脚數年一洗之人也
之行也不曰天選則曰天放世儒動尊絕
墨而賤龍蛇斯其漏而止當者歟竊自笑
生不媚世犯詛朝那然所遺豈盡秦嗣王
邵馨其所傳聞久漱亞馳之辭未必皆
合海內賢士大夫及我二三兄弟亦或有
一人焉飲酒酌地祝延之者何至三夢芻

狗並遭墮車折脚一歲之中數遇五角六
張往：若此彼未嘗牧而祥生于奧未嘗
田而鶉生于突者操何術乎噫嘻是寧非
造化小兒與之為狡獪哉夫造化小兒之
狡獪我也巧矣我安得不妄與之為狡獪
也于是署其平居所著之書曰獪園獪園
者何松樞十九山中稗家一種志怪傳奇
之類是也則何言獪也漢人以為狡獪也

又謂中央嚙尿神禹理水駐巫山下雲華
夫人授以策召鬼神之書顧眄之際化而
為石為輕雲為夕雨為游龍為翔雀千態
萬狀不可親也禹疑其狡獪怪誕問諸童
律按集仙錄所載如此狡獪之名所由始
歛神仙列傳則載王遠麻姑共至蔡經家時
經弟婦新產數日姑求少許米來擲之墮
地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

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列異
傳小女折荻作鼠以狡獪李延壽南史宋
廢帝欲酖害太后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
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
齊少帝以蕭坦之世祖舊人得入內見皇
后于宮中及出後堂雜戲狡獪皆得在側
是狡獪二字直當作戲弄義解矣余取為
稗家目者毋亦竊比于滑稽漫戲劇秦美

新者流因是以求容于側媚之世乎夫釋
胡可盡廢也仲尼不語神怪而玉羊萍寔
間抽緒餘以至肅慎之矢防風氏之骨靈
威丈人之落簡沾、辯對不已非以奇小
而勿言何嘗弗為隱哉山海莊列備作屬
階神異洞冥觴舟始濫浸淫及於飛燕列
仙拾遺博物搜神述異下迨酉陽宣室北
夢杜陽無不窮幽瓌極玄虛捏怪與妖矜

奇關艷家黃車而戶青史矣乃漢班氏獨
點小說家而不列於九流之中將厭其迂
誕不雅馴欬然則天乙堯問削方墨筆燕
丹宋玉之談雖千不存其一言彼皆非耶
可勝去乎兩京以還作者雲蔚若魏文之
列異沙仲穆之野史李隱之大唐奇事記
諸家即不盡傳于今然而各有其書豈唐
以後人所能辨者稗又胡可盡廢也且夫

稗至唐而郁乎盛矣響亦絕焉唐以後非
無稗也人：而能為稗也唐以前皆文人
才子不得志於蘭臺石室者為之率多落
思雅致雋句英談唐以後悉出老生鄙儒
之手隨事輒記于桑榆中而已故其為稗
均而其所由稗異也何也唐人善用虛宋
人善用寔唐人情深趣勝為能沿沈波瀾
宋人執理局方惟事穿鑿議論唐人以文

為稗妙在不典不經宋人以稗為文病在
亦趨亦步由斯以觀非其才之罪也文章
與時高下大抵然耳蓋余自標觚時習聞
往君子之持論如此要之太史公絕代奇
才第稱自成一家言：人：殊期于成家
而止不唐與宋則不成家如是而為唐與
宋也亦不成家必有所以信今傳後者此
未易言求之古人之心為可也余尚不能

窺宋藩籬萬一安能治唐而遽為唐夫以
昭代諸公名能文章者所述野史燦然具
備皆不敢蔑棄典型而創其好于三尺之
外何論言不佞哉采遺獻食舊聞核是非
談幽顯大小必識雅俗並陳叅往考來品
分臚列而成是書聖哲之友間出神仙分
身隱形變化萬千少見多怪世遂不傳爰
徵霸瓌煌：斯篇園幻仙第一維彼上人

利根法器得大自在神通遊戲我佛如來
不可思議一切顯跡希有奇麗園釋異第
二受者為果作者為因形往影來聲出響

臻崔浩被戮度信受身現生他世無環不
循園影響第三既語報應何疑輪迴王公
卿相從僧中來平等閣就伽藍甕開俄頃
靈受疇云霞胎園報緣第四崇山幽都強
名有北地獄受相無有紀極王者為政設

官分職一如世間賞罰不忒園冥跡第五
山川社稷間氣鍾靈明神是馮俎豆惟馨
穆：上帝赫：雷霆儼臨如降格思冥：
園，灵祇第六何彼蕪歎跳梁跋扈祝史巫
佞式歌且舞時無大沉疴煙嘯雨李核琵琶
瑟六爾簧鼓園淫祀第七九經百家侈言
鬼事跡戶搖枝沉履灶髻公孫應教伯有
作厲怪媚紛：不廢鄭衛園竒鬼第八襪

祥氛禳何國不兆無忌為妖怪我當道蛇
淫狐媚精由物老旌異斫神是稽是討園
妖孽第九毅色夢想幻倏忽亦石虫魚
紛擊竒特魚膾雖殘雞肋可惜後有作者
彌厥漏逸園瓌聞第十園之目雖止于十
而其為卷十六其文已二十萬言園成新
野馬使君仲良見而異之嘆曰昔賢集衆
家而成書編蒲緝柳何力是恤今則以一

人之手獨創於無所資承之餘末流不汲
斯誠難矣是安可無傳遂任剗剗曰致水
衡羨餘後事余亦減產佐焉後先經營雖
畧就頭角而力已不勝其誑將天之所以
益余疾歎雖然余數歲之中嘗見池平臺
傾矣嘗見陵夷谷質矣嘗見浮石沈木矣
嘗見豕負塗而車載鬼矣又嘗見夏雨雪
而冬造雷矣紛綸葳蕤怪々而奇々者莫

可勝數也夫孰非猶哉且也草名萍魚亦
名萍鳥名鵲犬亦名鵲壁名璞腐鼠亦名
璞席名蘧篠偃人亦名蘧篠人叩頭蟲亦
叩頭蕩舟之姬曰蔡孺子容之兆龜亦曰
蔡漢家椒戚謂之五侯山魃木魅亦謂之
五侯劉凝之荅臨川稱僕程：向人亦稱
僕噫嘻天地間物理至不齊也誰賢乎誰
愚乎誰媿乎誰醜乎豈必西山之是而東

陵之非乎甚矣造化小兒之巧與人爲狡
獪也吾庸知造化小兒不以狡獪我者錚
于丁寧贊其千秋俾斯園無爲鞠草推之
挽之皆使君力敢忘所自耶其又沾：沈
耳於巷思闌入獪事未已是積歛于生熟
不尽之秋三于朝而暮于四余且自爲狡
獪于造化小兒乎何尤余之罪淫矣余之

罪淫矣癸丑冬錢希言記事

繪圖總目

第一

仙幻

第二

仙幻

第三

仙幻

第四

仙幻

第五

釋異

第六

釋異

第七

影響

第八

報緣

第九

冥跡

第十

靈祇

第十一 靈祇

第十二 淫祀

第十三 奇鬼

第十四 妖孽

第十五 妖孽

第十六 環聞
紀事物
二環也

海虞錢氏翠嶺草堂錄

繪園第一目錄

仙幻

畫鶴叟

仙棗

壁上船

仙唾

枯樹過仙

酒井

謠仙賣卜

醉仙人

柳冠道人

一味丹

牡丹十三方

頂缸和尚

華仲達遇女仙

張叟遇仙

紫衣白馬人

崔飛火中

仙藥

赤肚道士

韓秀才

畫扇仙人

白玉蟾

張三丰

尹蓬頭

高神觀道士

閻蓬頭

潘尚書遇仙

王省幹遇仙丹

火中仙像

賣筆人遇仙

落瘦道人

焚藥

桃花道士

擣衣石

神仙真服

絳箋帖

賭雷

卜築長春山

影城川樓船鼓吹

大茅君張讌

檀園第一目錄終

繪園第一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謨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仙幻

畫鶴叟

虎丘山後長蕩村，屬長洲縣錢氏居焉。其家頗行善，嘉靖中有號湧峰子者，少病目，兩眸赤如火，齋一日探親，過許墅，閱凌晨，整棹行，未半里，見岸上白衣老叟，呼求附載，僮奴譁然，謂此地有盜，不知何所人。未便輕諾，錢君敬其老，亟命延之入舟。于時曉霧半褰，林容微露，促席相對，吟談豁然。錢君見老叟，言論風旨，異于常流，心益敬之。問先生欲飲乎，曰：可共飲耳。

子官居下

酒至，則變為紅泉。問先生欲飲乎？曰：可共飲耳。乃飲。時則又氣蒸如丹砂，舟中之人相顧驚愕。因測所以。老叟因問錢君曰：何以病目至是？對曰：疾痼矣，不能愈也。老叟乃索簾箱中片紙，用指頭蘸桃花釀，畫一宦其上，投錢君云：還家即供之家神堂內，無失也。遂登岸別去。忽見隔林中湧出五色綵雲，捧老叟足，劫地漸遠，凌空上升。久之方滅。錢君大駭，出舟作禮，遂命返棹，供養仙。詎于神堂晨夕炷香爐中，躬自恭禮。自此積歲之目，昔一朝損除，家亦驟富。五十年間，起至鉅萬。錢君竟以壽終。忽一日神堂火起，屋廬蕩然。

徧村人咸見其家火中飛出朱雀一隻冲天而去。王徵君禱登松下說此。

仙棗

吳縣東洞庭席生。晚年頗好道。獨行于莫釐峰下。遇道士行如飄風。忽頓見生。駐足而言曰。此子骨清可度也。因出懷中一小棗投之曰。食此可不飢。席生再拜。便取棗吞下。還家。遂不思飲食。俗饌都不進。日覺身輕步捷。容顏悅澤。鬚髮如漆。家人多怪異之。如此者二十年。一日市上行。與人爭忿。道士從旁見而怒曰。將謂汝可度。由來嗔心未除。捫其頸一下。小棗自口中出。旋墮地矣。道士拾去。賦詩一首而行。記其末

二句云。後來凡骨難輕度。吹落蓬萊一陣沙。席生還
家。三人悉訝其皓首。始大悔恨。旬日之間。不食而死。
趙明府一宦所說。

壁上船

會稽毛公某。成弘間進士。性尚奇。好黃白吐嚙。導引
之術。雖居外臺。羽流道侶。日與周旋。廣東按察使特。
偶檢司中舊文書。有一公案。是方士以煉丹失火。延
燒民居。誣服論死。屈指歲月。將二十年矣。訊其人。尚
在獄。亟召出與語。大悅。立破其械。延入內衙。出袖中
枯管。画一小船于壁上。一人作張帆狀。莫喻其旨也。
公見其在獄久。曾無老色。心異之。每加敬禮。特。叩

以大道固不肯言。所談者皆玉清紫宸及瀛州玄圃
靈異之事。一皆若經游。嘗從布袍角巾出。藥一裹
贈公。先以器盛水銀。投藥少許煎之。須臾發視。爛然
成銀矣。公心益神之。諮受方安。亦終不能得。曰。相公
無仙骨也。適之不已。乃詣畫船處呼船中人曰。開船
開船。便登鷁首。揚帆而去。聽之。但聞壁間波濤崩湃
聲。漸見帆角及檣杪隱隱。漸滅。良久都止。所見壁色
如舊矣。越數日。走舍差人從南昌來。見此人在滕王
閣上。使寄語謝毛公曰。宦味如此。可以歸矣。識者謂
此人非不能遁去。故示其愛幻之跡于世耳。毛公惆
悵恍惚。狀若發狂。悔事仙人不勤也。急為洗獄。棄官

而歸試其藥行之歲餘廣營菟裘藥盡不給竟以勞
致死

仙唾

萬曆中姑蘇城東馮秀才之母舅陸君背駝而僮
以行無不呼為駝子一日遇青巾道人于市手撫其
背唾痰在地而去陸回首不見曰莫非仙乎嗅其痰
芳異香常即拋地吞之起而背已直矣市人見之驚
駭知為遇仙馮生名時中趙明府說

枯樹遇仙

嘉靖中山東曹州一破寺有老樹空腹其大七八圍
不知幾百年物矣一日有雲水道人來寺中乞齋僧

報飯：云道人謂曰：酒費香積無以為報，可索水一盂，為和尚活此枯樹可乎？僧亟取水捧進，道人含一口啜之，樹中而去。總出寺門，歛忽不見。明晨起視此樹，則枝葉叢生其上矣。後遂成美蔭。至今在焉。計野臣訪陳州牧，親過其地說此。

酒井

浙東桐廬縣，舊有酒井，相傳有道人過此地，詣一酒肆中，每取酒大嚼，畢便去，曾不顧謝。醱家亦不言錢禮而接之，雖數亦敬。如是且久，一日道人告別，馮出漁鼓中藥二丸，色黃而堅，如龍眼大，投之井中，謂主人翁媪曰：勞君家數置美酒，無以報款洽之勤，留

此藥井中、可日得美酒供客、無煩釀造矣、言訖而去、
明日井泉騰沸、都爰作澄醪、甘醴、香味醇美、能醉人、
逾于造者、俗呼為神仙酒、其家世獲厚利、積累不貲、
凡三十年、驟致巨富、而道人復來、閤門競拜、延入閤
中、無不敬禮、道人從容問曰、君家自有此井、以采所
入子錢幾何、主人媢應曰、酒則美矣、奈乏糟粕餉猪、
此一欠事、道人嘆息曰、人心之不平、至是采乃舐掌、
於井中、流出舊藥一甕、顏色與三十年前投者無異、
仍藏渙鼓中、酒氣稍、而息井復如故、釀家悔其失
言、慚愧無已、自此生計蕭條、其井基至今尚在此、聞
諸故老、不知其何年也、

志載若耶谿傍沈暕川山陰有句踐投醪河而獨
無酒井。

一 謫仙賈卜

正德末年間有卜者雙瞽忘其姓名寓江西南昌門
外善九天玄女課占人災祥無不神中後因宸濠之
亂移妻子適嶺南渡寓廣州府前鋪張卜肆日止一
卦遂下簾貧者亦不責其直所居甚窘庖突無烟而
每夜與妻子共食陳列穀饌時有怪珍三人飲噉自
若鄰家窺見疑其作賊不敢叩而問也廣東布政司
庫失金大索窮追游徼偵得之意此人所為及往搜
橐舍壁立如故逮于官官命裸身投之解腰纏中得

小鏡重一金古蹟黯然檢其字乃是至元國號衆益
怪異拷掠具備莫得其情強收付獄不決歲餘卜者
双目忽然復明初無纖翳獄中人咸神之一日置酒
獄中召妻子至因呼游徼典獄卒同飲詰之曰我玉
京仙人也有小過謫人間潛于賣卜限滿當還矣失
金乃守藏吏某所盜今在某方某處大樹下吾金豈
汝藏中物耶言訖持所飲酒杯與其妻子從獄窓中
飛去過卒皆醉相視莫能牽挽衆望見卜者端然安
坐與妻子俱騰五色雲端杳々而上移時方滅遙瞻
礼者數百人凡愚肉眼自是信有神仙矣官後驗得
吏所盜金果如其言

此事

牡丹十三方

杭州府崇德縣、去城二十餘里、地名趙郭、即古語兒
溪上也、郭氏始祖、宋理宗朝御醫、得幸于上、一門之
內、紆金曳紫、沐恩稱異、數為其家曾遇一道人詣門
乞食、畢、合其碗于桌上、眾莫能奪、郭翁啟視、有紫
牡丹花一朵、共十三瓣、每瓣中藏一方、依法療病、遠
近赴之如市、傳於子孫、今數十世、皆曰仙傳牡丹十
三方矣、雲仍中、近有學憲子直父子、竝長者、與余善、

頂缸和尚

頂缸和尚、名真顛、不知其所止、亦不知其所自、善擊

劍、得分身隱形之術、或云僧俠、或云劍仙、二十年前、
雲游過山陰縣、聞祝秀才良柱好道、喜延方外士、因
止其家一月、出入往來、变幻莫測、前後左右、踪跡無
定、日噉牛肉數斤、及酒麪、亡美頭上常戴一大立斗
缸、且行且走、折旋如螳、觀者無不異之、每當月明之
夜、巢于樹頭、作曼聲長嘯、尤善超越、攀垣直上、捷若
猿猴、然多坐臥于壁上、與人行、忽不見、已復在傍人
莫測其處也、將去之前一夕、命置酒、至、連齊數大
白、謂祝生曰、吾為若設戲、若為我秉燭、生素有膽氣、
便携燭立屏風下、忽見杖頭一掣、剗然聲裂、有白炁
長數十丈、狀如素霓、環繞其身、左盤右旋、蓬轉數迴、

但睹衣色成規、倏忽失處、時門戶皆鑄、求之不得矣。
少頃則依然坐于堂上焉。五更酒盡、明月西行、重門
深鎖、竟不知其所之。

華仲達遇女仙

余友華善述、無錫縣人、住蕩口。少有靈質、喜談黃庭
內景之事。弱冠時、嘗遇一仙姝、夜降、容服端麗、世無
儔也。自云與華生有夙緣、經宿而去。情好甚篤、題詩
贈華云：冷落珠簾二十秋、今宵重脫翠雲裘。仙郎漫
著紅羅污、花蕊年々血淚流。臨別、授華辟穀鍊氣諸
方、華遂絕粒、閉閣、獨處、空中時々聞異香。又教有笙
簧、往采、曰：賦懷仙雜詩數章、當錄以寄余。摘其佳

句、有云鏡裏舞鸞空、有恨釵頭飛燕已無蹤、永夜夢
魂千里月、隔年書信數行星、至今別處依然在、
明河湧枕邊、丹霞有踏身難到、青鳥能言信易通、織
造雲衣如可寄、願添跳脫在其中、皆有感而作也、
那王世貞、沛國劉鳳兩前輩、常過其家、並見群宦舞
于空中、如迎送然、相與詫為奇事、

張叟遇仙

張叟名易、號觀復子、兒時、即慕神仙之術、閉門絕務、
浪志長生、積十餘年、未臻玄牝、一夕夢中有神語曰、
子好道若此、明日詣府學前、當遇異人矣、張奇其夢、
凌晨而起、趨至府學、遙望學門內、有雲氣蔚鬱、隱、

有人趨至其所見一衲衣老父跣坐地上、神色毛骨、非常人也。張遽下拜、申弟子禮、叩其術。老父曰：吾無術、可以授子。叱去。明日復來、凡三度、乃指授其所修之要。張具領受之、再拜請至其家中奉齋供。遂同步而往、後行百餘步、瞥不復見、方悟仙也。明日更往跡之、無復雲氣矣。後寂無聞。張親話所遇之事於余云。

紫衣白馬人

正德年間夏九月、天旱不雨、常熟大和鎮田間、岸水者七八、白晝見綵雲從西來、有一紫衣白馬少年、揚鞭在雲中行、次第過張墓橋、轉西山角、漸餘馬足、鞭影久之都沒、衆喧呼從之。少年亦于馬上回首、疑其神仙、故示異于凡目矣。

鶴飛火中

成化初山陰祝瀚，繇會魁為江西南昌郡守，博採奇術，精思服食，嘗從異人授得黃紙古書一卷，名曰靈隱秘錄，其本殘缺，糜爛十數紙，是太上鍊金丹隱訣，以為黃白變化、咳唾可致也，乃謝病杜門于郡衙，造一藥爐，高數尺，依法燒鍊，晝夜精勤，不離灶側，剋期而成功矣。一日失守，燼敗，燄穿屋上，火煙四合，解舍俱焚，家人輩驚走，所煉之物爛然流散于地，居民見火中有白雀一隻，冲天而去。時會魁至境內，太守移病還山，其書至今子孫收錄猶在。

仙藥

袁君一鯨女未嫁，忽得翻胃病，歷求方藥不能效。衆
臣拱手，骨立如削。厭：待盡已。一日有全真道人詣
門請謁云：吾能療不起之疾。君家閨中得無有病者
乎？閨者曰：主公有愛女抱疾，不接賓客久矣。疾亦非
若所能愈也。請速出去。厭斥久之，穀聞于內。袁氏內
眷因命延入。初云：吾寫一方救汝。及書方畢，皆人間
所不見之藥。內眷云：吾家何從買此奇藥？道人既憐
憫，願出諸囊中，請以縑物酬焉。既而云：龍涎有處可
買乎？衆答無有。道人於是取囊中雜藥煉為膏液，和
作一小黑罐子，封固云：不須食，只日：嗅之足矣。初

嗅之曰、膈間竟有一物、漸之吐出、皆老痰也、明日復吐一塊、第三日漸思飲食、至七日而七箸大進、肌肉盡生、安好如常人矣、始知遇仙、望空瞻禮、其女未幾出嫁、至今尚存、亦趙明府說。

赤肚道士

閩中福州城內、昔年有一道士、常被髮佯狂、衣裳垢滓、游行市中、人視其軀腹、如碧瑠璃、五臟畢露、洞然照見、兒童蜂聚而隨之、每捧其腹、大叫曰、撞我肚、撞我肚、旬日間、莫之有應、時因呼為赤肚道士、一日歎曰、我欲度人、不來度、無如之何、深可悲哉、遂去、後莫有遇之者、閩南陳司農、訐謔、聞時說此。

韓清者洛陽縣人也。幼好道，不修邊幅，常服氣鍊神，遊遊雲水，自以為樂。十歲操筆，便成文章，有女冠自華陰山來，過其家，器授道要，因閉室精思，遂了深玄之理。漸能分身隱形，若左元放矣。雖游學宮，傲然禮法之外，時有微露奇跡，人莫之測，以其褊率不拘，又好凌侮，多不與交。惟趙府君重方術，見清風骨明秀，知非凡流，深加禮遇。府君嘗表妾悲哀，燕居獨坐，思與韓生飲博消遣，清忽拱手于側，府君驚曰：「生從何來？」對曰：「蒙公見懷，敢不趨侍。」府君大笑，命酒數行，相與博戲。時春月底，中卷開，清以手揉之，和入酒樽，頃

覺酒味殊常甘美。外忽報吏廨失火。衆奔救。府君登樓共觀。清持杯酒向吏解喫之。火即滅。府君繇此益敬異之。留宿談讌。徂日累夕不倦矣。時清父某為縣藏吏。偶引親故入藏。失金若干。縣令捉吏夫婦並繫獄中。府君心知其無辜。欲釋之。令固不從。一日鞠訊其事。吏夫婦囚首跪階下。令教門者無容秀才闖入。清忽立案傍。令踞見大詭。叱伍伯執之。左右素聞其神。共諫令。乃烈殺問清曰。若多妖術。能代父償藏金乎。不爾。當併受拷掠。清曰。唯。請借鼎釜及空。清取令案上錫硯筆架。承水瓷甌之屬一。置釘于火。虞其不給。命拾階下瓦甃聚積其上。出袖中汗巾角。

解小囊得藥兩粒投火中良久紫煙鬱蒸充滿廳事
啟視鼎釜都成上金矣謂令曰此神仙金敵世間幾
倍償藏之外可糴粟賑飢無妄費也令大駭然以方
士炉火之術不足異也問清曰技止此乎清曰未也
引其袖一呼須臾之間傾出二女子自階登拜窈窕
無雙嬌歌妙舞莫可形容轉身逼向令令止之清因
取女子還納袖中令又問清曰技止此乎清曰未也
探其襟內引出一龍一虎風生雲起哮吼擊攫而爭
前作搏噬狀跳躍向令令急止之清復取龍虎還納
襟內令神色惶怖曰止矣吾見子之奇矣無煩更設
也清曰犹未也公無懼聊以劇戲耳後左右索水投

水一盂清持簪嘆之俄有塵起煙霧晦冥昏吏皆無人色頃之塵歛視其庭已成大河波濤洶湧清乃捨地上樹葉作舟浮之身登其上父母亦共載焉搏手別令曰為我謝趙府君異日洞天相見也刺舟舟入雲俄而漸滅衆皆仰視羅拜倏忽天霽縣堂如舊令具以聞府君府君棄官而歸

畫扇仙人

相傳有吳人許生慙者栖心玄門勤求燒鍊積十餘年無成一日游洞庭山中過羽衣道士飄若仙人許心訝其非凡也跪而祈請丹術道人出其袖中聚頭畫扇倒挂石壁之下畫中有大樹：下磐石：上安

一丹鼎：邊貯缸承水，及薪炭之屬，傍有渠子，鑿童子立焉。道人叱之，此童子即跪于鼎口，益薪添火，忽見紫燄上炎，鼎中如沸，斯須之間，報藥成矣。童子呈藥于道士，滅火立如故。道士取一小鏡，賜許生，因告之曰：此爐中造化也。盜天地役鬼神，非有積功累行，不可妄求。子仙骨未成，浮慕何益。我五十年後，尋我于華陽洞中矣。言訖，袖其畫扇隱去。許生大駭，遂終身不談黃白之事矣。此積古所說，不知何年代也。

白玉蟾

吳城中街，踞徐生藥家，頗好道。羽流雲水，多造其門。于是玉蟾老仙，着藍綾敝衣，拄瓢策杖而過之。其家

誠敬接奏略無倦色一日同游石湖之西為亡親營
求墓地吳兒行舟慣斫石為鼓以壓于舟首相沿如
此徐與玉蟾偕行至黃山下所側遇遺石鼓在地玉
蟾折葦一枝戲擊此鼓聲聞遠近數十里外村民皆
驚審知其為仙人也徐拜請不已玉蟾遂為覓地點
穴而去石鼓至今存為相傳大街劉氏墓在虎丘之
西其穴亦玉蟾所點未詳何年事也

張三丰

張三丰國初異跡甚著正德中尚在多游雲貴之間
貴州有平越衛地多深巖密箐高神觀踞萬峯之巔
中栖羽流真侶三丰居觀三年每夕禮斗常飛神周

游五岳名山，到處皆有竊驗。隆平侯王揮使並點中
人，一日偕入觀中相訪。三手方披破袖，結跏趺于佛
座之下。二人不敢驚，屏息以俟。既起，延二人坐定。袖
中出不托四枚熟氣如蒸，裝于磁盤，置二人前。二人
問從何來，答曰：今日杭州西湖昭慶寺設齋講會，不
覺歸遲。常州顧山百姓周慶，謫戍滇南，人呼之雲南
八老，親見其異，歸而說焉。

尹蓬頭

尹蓬頭者，不知其名氏，相傳是明初人，與張三丰同
時，游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亦莫測其年壽。至正德嘉
靖年間尚在，梁溪秦太學某，號柳臺子，肄習南雍，拜

為師弟，約來年七月七日過其家如期而至，囊中將有碎金一十七錠，秦與其妻俱延禮之，跪而上食，呼為大仙。隔日與秦談讌，嘯傲頗相狎昵，俄忽遍身惡瘡，膿血淋漓，臭不可耐，舉家細小無不厭惡，而秦廣求醫藥治療，殷勤湯沐之具，必親承之，瘡日益甚，秦泣而告曰：大仙病勢至此，將有不起之憂，其若之何？蓬頭曰：汝家有美妾，令其侍寢一宵，吾疾瘳矣。秦不敢忤，退而語其姐，侍曰：此真神仙，非如世人但作姪爭，卿為我孀，一赴之。妾聞言，怖而却走。秦俟夜半，強負其妾而出，蓬頭從帳中語曰：且負去，今夕不吉，俟吾更選日耳。蓋試秦意，實無他也。久之，瘡勢轉殆，呼

秦詒之曰：疾不可為矣。莫信。世上有神仙也。但吾死後不免以喪事相累。汝可奉靈柩于堂中，設几筵，成服三年，乃墓。庶盡師弟之情。秦泣唯。而退。且行且誅。師未傳道，遽為溘死。吾家豈可停棺終當寄于宅。後三茅宮中安置耳。總舉此念。蓬頭已知。明晨謂曰：幸吾此疾尚可起，不至歸骨于三茅宮中也。今但得香艸煎湯數斛，為吾洗瘡，自愈。無煩以他藥相療矣。從帳中起坐，將身抖擻，瘡痂下六七升，及入澡盤中，移時方出，膚若凝脂，髮皆爰黑，容色如桃花。秦夫妻視而驚異。閤門羅氏奔稱，因眼不識神仙。明日便去。數之總十七日也。下午復在金陵王揮使家共揮。

使有女病瘵，厄然待盡。出叩蓬頭，蓬頭曰：「與我寢處一宵，尚何病？」揮使大怒，欲搥其面。細君屏後趨出止之，謂揮使曰：「神仙救人，終不以淫怒為事，倘能起病，何惜其軀？」遂許諾。其在蓬頭，命送壯猥婦女四人抱病者而寢，自運真陽，逼熱病體。衆見瘡虫無數飛出，用扇撲去。黎明，輔以湯藥，飲食痛疾頓除。一家驚喜媿謝，遂還西川。鶴鳴觀乘石宦而去，先是觀前舊有兩石雀，不知何代物也。蓬頭乘其雄者上升，其雌者終夜悲啼，土人驚怪，爭來擊落其喙，至今無喙石宦一隻存焉。

高神觀道士

高神觀在貴州平越衛山中有道士居之。道士棋品最高。人莫與敵。一日有異人來請對局。凡三日夕不決勝負。道士計至從出。潛禱于觀中所供西王母像前。其夜局未終。道士據案假寐。夢西王母傳示矣。首醒而默記其下子。急呼異人共了殘局。道士隨手而應。下至第三着。笑曰。尊師無活路矣。不免輸却一局。棋也。異人忽推去博局。離席而起曰。靈山老母多言。言已下階。聳身凌雲而逝。高承先傳頌山周慶說。

閻蓬頭

閻道人不知何許人也。名希言。別號亦希言。其投刺人稱希言。人與之書亦稱希言。頂一髻。不巾櫛。粗布

夾衫有裙襦，無袒服，履而不襪，為人踈眉目，豐輔重
頰，色正紫，肌肉充臍，腰腹十圍，叩之如鉄，彭然得
如來之一相，曰：陰馬藏，秤之重可三百斤，行步健迅，
雖少壯不啻也。盛夏輒裸而曝日中，不浴，窮冬間鑿
冰而浴，又令人積溺，在中浴之出，使自乾，嗅之殊不
覺羶臊，所至驚異，目為道人。又目之閭蓬頭，訛為閭
頭陀，或坐不起，辭之亦不起，然未嘗以傲色加貴游，
喜飲，酒量不過三四升，酣暢自適，則敬道情曲以娛
坐客，食能兼人，不擇葷素，但嗜蔬而安粥，人奉之饋
則饋，奉之衣則衣，與之金錢，則亦置袖中，轉盼即付
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噪而從之，往：手甘果

為餉故從者益衆。問道人百歲乎。曰亦百歲耳。問且二百歲乎。曰亦且二百歲耳。問元時嘗為某路總管乎。曰亦某路總管耳。或曰道人不過六十耳。何誑我為。曰是誑尔也。言六十者當。又曰道人豈六十歲人也。曰即非六十歲人。竟無以測也。絕不為人道其所由得。邇以延年冲舉之術。亦不應。惟勸人行陰陽。廣施予。勿淫勿殺。勿憂勿恚。勿多思而已。頗好作有為功德。于太和之均。沃建鎮武宮。弘麗甚。又于句曲東郭。治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右皆植棗杏。春時若錦繡。謀于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溉之。成稻田。歲入米可三四十石。而觀獨有門。及丙舍耳。乃薄游金

陵諸公若李司寇、王中丞、王鴻臚及余，又間過一二中貴人，欲成觀中諸殿閣，然不輕發言。後過一毛百戶家，飯畢，謂其徒欲得湯浴，湯至，凡三浴而後晏然。命移枕蓐地坐，曰：「道人不嘗臥床也。」已覺氣息微，始驚。道人得無欲去乎？道人曰：「既知之，何問？」遂瞑，趺坐。不僵，決旬猶煖，氣色休然。汗沾鬚，有若璣者。三日而入龕，七日而不移。至乾元觀時，啟龕視之，蓋百日猶若生也。道人游人間者五十餘年，灼然若穀者，垂四十年，出無恒嚮，語無恒言，宿無恒心。忽然而來，忽然而去，無住為主，無忘為本，無相為宗，其真有道者耶？弇山人曰：「道人以甲申之冬，過我弇中酒間。」

忽謂余吾家山西二十七八時行敗燕市足自給有
妻室矣而淫往二房室過度成瘵且死遇我師誨之
坐功得亡恙且謂汝欲不死亟去家母問時有一女
置之今者都不憶吾血屬惟憶吾姓問度其時蓋在
嘉靖乙未丙申間也按此傳出琅琊王長公世貞所
撰希言節其文以著於說後希言與邵武守嚴激語
頗相符邵武云曾見其暑天裸曝兩目視日移時不
瞬嚴冬叩凌而浴起用巾拭汗出如蒸每言東去則
望西行初無定準歲三日其徒自金陵來問何時發
足答曰元旦慨然曰出家人五百里外步行三日到此
拜年有何急東即遣去不留其平易如此後希言

又問中翰徐汝良對云昔肄習南雍時春官侍郎趙公用賢為諸生祭酒良隨侍郎同送閔蓮頭葬後共篋中檢得羊皮度牒一張上載勝國年號官銜歲月花押并二可據侍郎推驗非僧造者因知蓮頭寔二百歲已上人也

潘尚書過仙

新城縣春官尚書潘公晟少為諸生家甚窶婚娶之外未嘗二女色也嘗浙場鄉薦時未榜之前五日過一道人容儀俊偉飄然若仙公拜而問功名事道人曰功名不須問管取做到尚書然子今科中後便當過佳麗矣覓一器來我乞汝藥公遂取案上瓷甌與

增補而使之益壯
之公下為之

之道人出囊中紅粒如芥子大甚堅撮與滿甌公問
藥名道人答曰此房中藥也一生受用不盡矣公拜
收藏其藥忽失道人所在未幾揭榜獲雋其夕主人
之子婦貌極美即出為公更衣留侍寢公遂取藥試
之輒能經宿不敗公自夫人而下妾媵最盛而新城
伎女以至乞婦亡問妍媸並召入薦枕俾晝足夜極
人間之欲矣年八十餘一日藥盡遂病不起

王省幹遇仙丹

已下十一條
曰道人遺事

中街路王省幹不知何代人家近福濟觀俗謂之神
仙廟矣歲以四月十四日齋供雲水作麵數斛皆盡
時省幹方出忽有道人詣門從其婦乞水澡浴曰但

果湯沐不煩飲食也。婦不能拒，乃從門旁空室，與澡盆授水浴之。浴畢，復食以麪。道人用碗置案上，倒合而去。家人取之，不能牽，益至數十人，亦如故。其直省幹婦述以語之，乃一舉而啓，得藥丸，并治風癩方。省幹以所由藥試服之，未半，身辭輕壯，容膚光澤，遂依方治病，無久近。治之即瘥。榜于門曰：遇仙丹。乞者不遠千里，及省幹化去，將二十世。子弟行其方，不甚驗矣。近重修福濟觀，太原徵君題疏有云：壺中傳得一丸丹，海內爭求千歲藥，即此事也。

火中仙像

歙縣烏石山下萬聖觀，有仙蹟。畫紙陽像于廊廡間。

先年回祿，四壁蕩然，而仙像出火，都不焦灼。明日道士舉帚拂出，轉覓丹青，豔耀歎以為奇。辛丑年親過其地見此。

賣筆人過仙

華亭縣靈官廟東楮某，賣筆為業。萬曆戊子年間，楮病瘵已深，臣藥罔效。兀羸骨立，僅存餘喘，皆目為必死之徵。勢不可捄矣。時南昌喻邦相為松江太守，鹵簿威儀嚴盛。瘵者曝背于門，妻嫂翼之不能起。喻公遙望而憫之，禁前驅，使勿呵辟，聽其自便。一日過藍袍青巾道人，見瘵者狀貌，頗有矜憐之色，謂曰：汝辦二十錢齋我，治汝。其妻嫂咸異之，遂依言付錢。道

人持錢分施與靈官廟前乞者，使從指甲中剔出紅
葉七粒，小于芥子，謂曰：「搗二粒水吞之，自常有驗。」未
愈，更服二粒，神可王矣。便以餘藥乞人，妻嫂隨延道
人入坐，以新汲水浸藥滴其口，少頃，即躍然起，索飲
食，扶杖而行，已而更進其二粒，步履如常，無復困憊。
于是合家羅拜，叩其居止，曰：「吾向住姚廉察家，無他
寓也。明日，筆工妻子並詣姚宅，中物色之，廉察大驚，
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繹不解。忽夫人從屏後曰：「得
非後樓所供呂先生乎？」引之登樓，儼然藍袍青巾，與
所遇容飾無異。闔門驚歎，傳為美談。後褚家餘蒸，轉
乞與許御史去。聞于宋孝廉。

落癭道人

道人還經靈官廟。見廟中道士垂癭如瓠。試以手撫癭。蒂者再。應手而落。頷下平復如舊。曾無癥痕。市人競呼為落癭道人矣。是時觀者如堵。徘徊之間。忽失道人所在。

焚葉

越東有善筮者。呂仙者。一人患眼疾。經年不愈。請于仙。仙立授一方。令詣市取葉五六種。杵細。焚之。鈞州磁鑪中。少頃撥其灰。得紅丸子一隻。遂如法服下。應手清涼。双目豁然如初。曾無纖翳。更數年。其疾復發。此人又請善筮者。告之。授方焚葉。無異前度。而紅丸

不可得矣。炉灰傾出，淨盡，卒無以覓。再三哀禱，只云藥在炉中，後乃碎其爐，足宛然。九子在焉。神仙固無所不戲哉。

飛花道士

蘇州東城敗僧家，有兒年十餘歲，近患腹痞，楚極，臣藥不支，身漸黃瘦。一日早起，有道士髻插桃花一枝，負藥囊過其門，向西行甚急，兒甚異之，跡之，俱至福濟觀中。兒牽其衣，跪乞靈藥。道士曰：汝病不須藥也。命兒張其口，從囊中掣出錢綫，刺其喉，探入腹下，鉗出一醬肉，兒亦惛然無苦。道士謂曰：牛肉適傷，成此痞積，今便可終身，穀食矣。腹平如故，言訖不見。後乃

知為呂仙降神也。人謂天與其疾，而仙顯其異矣。

搗衣石

吳人以四月十四日祀呂仙，年々如此。呂仙六教，
來人間，其年福濟觀前人家施麵，有一乞者食麵畢，
覆其器于中庭搗衣石上，衆不能彙，三日後始開，仙
跡幻設，信有之焉。

神仙魚服

直塘一道觀中，有道錄周靜清，法術著異。一日龍虎
山張真人來訪，周出訴之，偶一道人持酒囊以隨，將
詣市沽酒，真人見道人驚，禮云：此純陽老師也。何緣
至此？降階長跪，不顧而去。周異之，曰：此吾侍者，執役

觀中半年矣。方悟神仙魚服也。命徒輩速延之入。則已出門不遠。見之在前提酒囊徐行而行。二三道士各跣足追之無及。如此移時。常相去十餘步。竟莫能然。俄而風霧四起。咫尺不見。惟聞雲際笙簧之聲。遂各罷還。

降筭帖

黃九鼎為北京監博時。夜夢人送降筭帖子。有品嵩拜三大字。黃訝其仙。亟整衣冠出迎。倉忙中。恍然驚覺。明日語其所知。所知謂曰。汝第於一七日內。齋沐虔誠候之。必有異人至。慎勿怠事。黃是日齋戒。凡經七日。杳然無跡。齋禁未開。又將踰旬矣。一日忽有道

人戴隻玉圈巾，走入臥內，黃亦頓忘前事，急命驅逐。道人怒曰：我尚書閣老家，往來出入無所避忌，汝乃驅逐我乎？黃趨出追之，不知其所在，詳味尚書閣老四字中有雙口在焉，始信真神仙而不悟也。其夕即夢一人來索前降箋帖子，黃驚惧，遽檢還之，而覺悔無及矣。親語于余。

賭雷

有雷公方行雷，過一道人至，扶而登酒樓，戲共賭雷為樂。雷公曰：雷，吾所役使也，斯何難事，而汝能賭。道人曰：某亦習五雷之法，于是下籌于案，互角勝負。雷公每為道人所禁，行十得五，終莫能敵。道人引滿，盡

歎雷公不得涓滴而罷。既去雷公請其名曰回去回
去。雷公作禮問曰莫非呂先生乎。道人大笑。騰雲而
上。雷公怒命使者推霹靂車相隨。追之不及乃止。管
可成說。

卜築長春山

歎何洪少隨父賈于杭。遂世為杭人。萬曆中兒晁疾
篤。請妣江徐永召仙。至乃純陽子也。題詩云。三春
柳外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
瓶香雨濕輕紗。詳其句。知是不可為矣。後六日果死。
洪悼兒。使永再致純陽子。純陽子曰。死者不可復生。
生者不當修福乎。吾儕厭居壺嶠。思憇人間。西湖之

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坟墓在焉其為我卜築于斯可
乎洪稽首聽命於是購材鳩匠相地墓傍而清江夾
翠岷造成高閣其上亭為壘石飛梁穿池種樹層廊
翼翥雕闌繡錯綠雲多駐紫氣時迴死然歆界之灵
都也署額顏楮並出仙筆落成之後肖像如生凡刻
仙籍者十餘人而洪祖及祖母仙姑與焉徐渭有記

影娥川樓舡鼓吹

影娥川在常熟縣城中虞山之麓路由清權里而入
淺水一窪不通舟楫相傳琴流于此結象所謂焦尾
溪即其地也萬曆丙子正月十五夜月色甚皎秀才
馬鳳掣同細君女郎輩踏燈往來過此川上驚見川

中忍湧樓船鼓吹簾內隱映貴人皆曳雲霞日月之
衣雙鬟侍女倚闌吟望俄有青褶童子數輩推蓮而
起手携絳紗灯上岸鳳舉家驚異急呼從人尾之以
行衆童子狀甚狡獪紫迴數步便趨入舡內不顧涸
更烟霧四起咫尺晦冥轉盼之間都無所見矣龔氏
松窓快筆略記其事

大茅君張讌

常熟城中虞山西北隅一帶相傳其地為三茅峰猶
建華陽觀不甚崇敬萬曆年間火居道士李甲偕鄰
人夜登虞山看月憇于三茅峰側倏見有張讌于峰
之顛者上不見天皆五綵帳帷覆之下鋪紅錦地衣

數十重，羅列綺筵，丹碧交燦，金石競奏，絲竹互諧，聲
隱隱出半空中。李初意是大僚筵會，徐引避樹下。
俄望見席上列坐數人，神狀秀異，並玄裳縞衣，雲冠
鞞，手執碧玉觥，笑傲自若。兩傍行酒，皆丸髻小兒。
黛鬟女子，侍衛百數，各有所執，乃大駭異。方知張謐
者，即大茅君也。莫知坐上何人，是茅君也。拉鄰人趨
鳥徑而上，其行迅疾，漸覺弥遠，未至數十步，俄然驚
散，衆真皆隱，但見流雲采霞，香風瑞靄，彌漫崖谷之
間。白雀數聲，迴翔其地而已。向之管絃羅綺，一無所
覩矣。及晚，直上峰頭，尋求餘糧，棄核尚有存者，絕無
影響，惆悵而還。

繪圖卷之一終